

(西班牙)哈辛托·贝纳文特 著

林之木 贺 晓 译

不该爱的女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不该爱的女人

〔西班牙〕哈辛托·贝纳文特 著

林之木 贺 晓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acinto Benavente
COMEDIAS ESCOGIDAS

本书根据 Aguilar, S.A. de Ediciones, Madrid, 1958年版选译

不该爱的女人

〔西班牙〕哈辛托·贝纳文特 著

林之木 贺 晓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3 字数 34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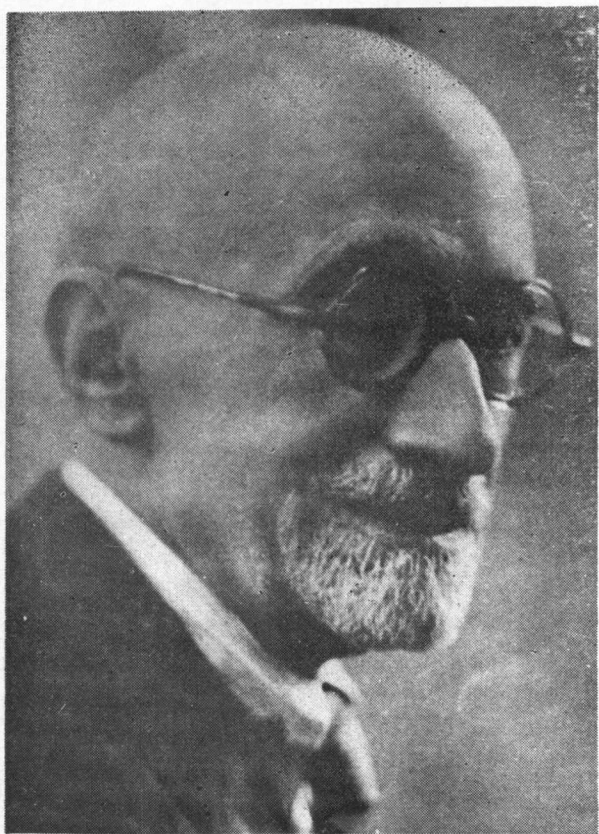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ISBN 7-5327-0842-7/I·311

定价: 11.00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哈辛托·贝纳文特

前 言

哈辛托·贝纳文特-马丁内斯于一八六六年八月十二日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城。其父马里亚诺·贝纳文特-贡萨雷斯是位著名医生,同时又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

哈辛托·贝纳文特从小笃爱宗教和戏剧,经常用纸俑为小朋友和家里的佣人排演自己根据宗教故事编写的傀儡戏。进入青年时期以后,他也像当时大多数西班牙知识阶层的子弟一样考入了大学的法律系,但不知何故,未及毕业而中途辍学,并开始跟着“美人赫拉尔迪娜”马戏团到西班牙各地巡回演出,甚至还到过欧洲其他国家。关于贝纳文特这个时期的生活和经历,有着许多说法和传闻,而他本人却从未予以澄清,只是含糊其词地称之为消遣、年轻戏剧爱好者的愉快实践和了解万花筒般的世界的手段。

贝纳文特的第一个剧本《借巢而栖》发表于一八九四年。当时西班牙戏剧舞台正在经历着古典派和现代派的激烈斗争。作为新戏剧的尝试,该剧公演后引来了许多嘲讽和咒骂。然而,贝纳文特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和退缩,相反,却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并最终确立了自己在本世纪西班牙戏剧舞台上不可动摇的显赫地位。

贝纳文特于一九〇六年第一次访问了阿根廷。当时他虽然

还没有写出自己最优秀的剧本，但却正值创作旺期。从阿根廷回国后不久，于一九〇七年底，他推出了被公认为最优秀的作品《既成利害》。一个半月后，他的另一部力作《主妇太太》同观众见面。仅一九〇八和一九〇九两年间，他就有十二部剧作被搬上舞台。一九一三年，《不该爱的女人》将他推上了荣誉的巅峰，使他进入了世界最杰出的剧作家的行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为剧作家，贝纳文特继续保持着创作的高产纪录。可以说，从那时起直到逝世为止，贝纳文特的全部生平就是一份丰富多彩的剧目。

一九二二年，贝纳文特亲自率领一个剧团到拉丁美洲去作巡回演出。当年，他在阿根廷的一个名叫鲁菲诺的外省小火车站的卧车车厢里得悉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

一九二九年贝纳文特访问了苏联，回来后发表了话剧《圣露西亚》。一九四五年他第三次到了拉丁美洲。

一九四五年五月西班牙皇家学院任命贝纳文特为该院荣誉院士。其实，他早在一九一二年就被推举为正式院士，但因一直拒不发表例行的就职演说，而未能上任。

贝纳文特在西班牙的戏剧舞台上前后驰骋了六十年，到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四日与世长辞时为止，共留下近一百五十部剧作，其中近二十部是在年满八十岁以后完成的。

哈辛托·贝纳文特虽然早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立志以文学为己任，但起初曾在究竟是当诗人、小说家呢，还是当剧作家之间犹移不定。因而，他在同一些现代派倾向的杂志密切合作的同时，于一八九二年发表了《鬼怪剧》，一八九三年又出版了《诗集》和散文《女人信札》。直到一八九四年十月六日才公演了他

的第一个剧本《借巢而栖》。

《借巢而栖》不仅是贝纳文特生平的第一部剧作，实际上也是十九世纪以来第一部以自然的、符合人情的方式来表现现实生活的剧作，并预示着西班牙戏剧舞台上人物的塑造及矛盾冲突的解决方式将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在后期浪漫主义剧作家的笔下，该剧的故事必然会酿成偷情、通奸等情节，而在表演上，不可避免地要调动嘶声吼叫、虚张声势等手段。

对贝纳文特来说，《借巢而栖》并不能算是多大的成功。然而，从一八九六年到一九〇三年，仅七年的时间，他共发表了《熟人熟面》、《特耶丝的丈夫》、《欺人之谈》、《野兽的口中物》、《残忍的别离》、《安哥拉猫》、《故作风雅》、《恋之爱》等不同题材、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二十一部剧作，充分地展示了作为剧作家的超凡才能。这些作品的接踵上演，在观众和评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形成了对当时马德里剧坛霸主何塞·埃切加赖（1832—1916）的严重挑战。

贝纳文特的戏剧创作的鼎盛时期要算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三年的这十一年间。这一时期，他共发表了四十个剧本，其中包括他的代表作《星期六晚上》（1903）、《既成利害》（1907）、《主妇太太》（1908）和《不该爱的女人》（1913）。

《星期六晚上》被作者自己称之为“剧体小说”，带有叔本华式的悲观色彩并受邓南遮的“意志力”说的影响，揭示了“恶”与“爱”的冲突，颇具象征意义；《既成利害》是一出讽刺剧，为贝纳文特最成功、最受推崇的作品；《主妇太太》和《不该爱的女人》是农村题材的剧作，前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据称“最具西班牙特色的”妇女形象，后者则被认为是贝纳文特剧作中结构最为精到者之一。

属于这一时期的较重要作品还有《不加修饰》(1903)、《秋玫瑰》(1905)、《善的罪人》(1905)、《贝维公主》(1906)、《鸱鸒》(1907)、《蛮力》(1908)、《公主学堂》(1909)等。

《不该爱的女人》上演之后,多产的贝纳文特经过一年多的沉默,以一九一五年三月公演的《星星项链》为起点,在戏剧创作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写出了一系列说教性质的剧本。在这些作品中,更多的情况下是作者通过剧中人说教。应该说,这是一个倒退。有的评论家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贝纳文特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大量涌现的各种现代文艺思潮和流派感到惶惑的一种反映。属于这一时期的较重要作品有《自重》(1915)、《洁白的田野》(1916)、《无忧无虑的城邦》(1916)、《对我们的伤害》(1917)、《子女之道》(1918)。一九二二年在阿根廷首演的《死后》表明作者的创作手法又一次开始发生转折。

此后,贝纳文特的创作重又放出异彩。表现主义剧本《一双靴子》(1924)可以同奥涅尔的优秀作品媲美,《谁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1925)勾勒出一幅精美的现代风俗画,《波利奇内拉之子》(1927)再现了现代社会中的善与恶斗争的主题,《魔鬼也曾是天使》(1928)尖锐地提出现实生活和内心思想的冲突,《佩帕·东塞尔》(1928)的人情味和讽刺意义不减当年,《紫红袍的残片》(1930)抨击了男人阴险的冷漠,《良家子弟》(1931)揭示了现代家庭的解体,《一旦夏娃的子女并非亚当的亲骨肉》(1931)将矛头直接指向现代社会道德观念的败坏,而《女贵族》(1945)则鞭挞了乱伦现象。

《女贵族》可以说是贝纳文特的最后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此后的几年中,他虽然仍在孜孜不倦的写作,并公演了近二十个剧本,但毕竟是已如强弩之末了。

西班牙堪称是个戏剧之邦。自从胡安·德尔·恩西纳(1469—1529)开创了西班牙民族戏剧的道路以来,历代都产生过许多杰出的剧作家。西班牙文学史上“黄金世纪”的大剧作家洛佩·德·维加(1547—1616)一生共创作了一千八百部戏剧,成为举世的多产之冠;蒂尔索·德·莫利纳(1581?—1639)笔下的唐璜成了欧洲各国文学共同的典型形象,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何塞·埃切加赖则是诺贝尔文学奖开办以来第一个(1904年)获奖的剧作家。

贝纳文特正是这样一个渊远流长的戏剧传统的继承人,而且还是继洛佩·德·维加之后的又一个多产作家。

贝纳文特生在欧洲的戏剧艺术刚刚经历和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时刻。法国的小仲马等剧作家以当时的现实生活为背景写了大量的资产阶级社会剧;挪威的戏剧大师易卜生首创独具特色的“社会问题”剧,发展和丰富了现实主义的戏剧创作;王尔德以其结构精巧、语言风趣、情节跌宕的风俗喜剧使伦敦的观众为之倾倒;而年轻的肖伯纳也已崭露头角。与此同时,西班牙的戏剧艺术也在酝酿着变革。从一八七四年开始统治马德里舞台近二十年之久的后期浪漫主义戏剧大师何塞·埃切加赖已经不再能够唤起观众的激情。对新的风格、新的倾向的作品的需求为新人的涌现创造了良好的时机。

贝纳文特精通法语和英语,能够直接了解欧洲——特别是伦敦和巴黎——的舞台动态。安托万“自由剧院”的实践、易卜生热、贝克及阿瑟·平内罗的成功等事件都引起了他的关注。因而,他在师承本国历代的戏剧大师们的光荣传统的同时,还着意从外国的同行的创作和演出实践中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

写作。

作为二十世纪西班牙戏剧先驱者之一的贝纳文特，以其长达六十年的创作实践，通过几乎所有的剧种和舞台表演形式，塑造了西班牙现实社会中各阶级的形形色色人物形象，使戏剧成为表现和批评社会现实的手段，对西班牙戏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本世纪以来西班牙剧坛一代新人的魁首，他改诗朗诵为散文对白、改情节剧为正剧、改程式化的冲动表演为生活的再现和人物心理的揭示，极大地推动了新戏剧的发展。

贝纳文特的剧作常以善恶的斗争和爱情的力量为主题，长于女性角色的塑造，并以其顺畅、自然和典雅的对白称著于世。

本集选译了贝纳文特不同时期的七个有代表性的剧本，以期能使我国读者可以对这位有世界声誉的剧作家有一个粗浅的了解。

译者

一九八七年六月

目 次

前言.....	I
借巢而栖.....	1
既成利害.....	57
主妇太太.....	125
不该爱的女人.....	215
佩帕·东塞尔.....	283
良家子弟.....	377
女贵族.....	433

借巢而栖^①

(三幕话剧)

剧中人物

马利娅

艾米莉娅

路易莎

何塞·路易斯

马努埃尔

胡利安

剧情发生在马德里，时间为当代。

① 此剧于一八九四年十月六日夜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城喜剧院首次公演。——原注

第 一 幕

何塞·路易斯家高雅的餐厅

第 一 场

艾米莉娅和路易莎上场

艾米莉娅 您说少奶奶很快就会回来？

路易莎 是的，太太。她去望弥撒和买东西了。就快十一点啦，该开午饭了。您是知道的，少爷跟少奶奶是极守时间的。

艾米莉娅 当然！没有哪一家能这么井然有序啦。我那个就是。乱糟糟的！不过，四个孩子，再加上仆人和保姆，谁也没有办法……这儿很显然，夫妻两个，两个仆人……你们简直没事儿可干……

路易莎 活儿是不多。

艾米莉娅 少爷身体好一点儿了吗？

路易莎 老样子，还是那么弱。上星期病了一场，大伤元气，不过，自从马努埃尔少爷来了以后，好像精神好多了。

艾米莉娅 怎么！马努埃尔少爷来啦？

路易莎 是啊，太太，已经有四天了。

艾米莉娅 可不嘛，他们一直等他来呢。不过，可也真怪，我

一直不知道他已经来了……我丈夫天天都在交易所里碰到你家少爷，怎么就一点儿风声都没漏呢。

路易莎 少爷向来不爱讲话……

艾米莉娅 他好吗？

路易莎 好哇，可好啦，太太。您不认识他？

艾米莉娅 好多年以前他就到外面去闯了……那时候他哥哥还没结婚呢。我同这家的交情是通过马利娅少奶奶开始的。关于他本人、他去过的地方和他的风流韵事，我倒是听人讲了不少。他像自己的哥哥吗？听说他的脾气完全不同。

路易莎 哥儿俩一点儿都不像……他非常善良，长得挺俊，性情开朗，和蔼可亲……

艾米莉娅 好哇，好哇。这样一来，这个家里倒可以多热闹一点了。

路易莎 是啊，太太，您算是说对了。欢畅多了，热乎多了……啊，少奶奶回来啦。（马利娅上。她一身望弥撒的打扮。乘她同艾米莉娅打招呼的工夫，路易莎帮她摘下披巾、接过祈祷书及其他东西，然后退下。）

第 二 场

艾米莉娅和马利娅

艾米莉娅 你好吗，亲爱的？

马利娅 你等我好久了吧？

艾米莉娅 刚一会儿。我知道你们都挺好的，你小叔子来了。

马利娅 你丈夫和孩子都好吧？

艾米莉娅 好，大家都好。费尔南多工作很忙。过几天他会和

我一起来看你小叔子的……你不怎么认识他，对吧？

马利娅 我们小时候很熟的。你知道，他们家同我们家关系很近，他爸爸跟我爸爸搭伙做生意。不过，马努埃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西班牙……我们真没想到还会见到他。

艾米莉娅 听说他在外边发了财。

马利娅 发了大财！他很能干，再加上交了好运……

艾米莉娅 当然喽，仍然是光棍一条。

马利娅 听他自己说，他还不想结婚。

艾米莉娅 阔气而又是光棍！不过，你们是怎么考虑的？你们要是不送给他一打侄男侄女可就不够意思喽……你们如果怕麻烦，我那儿可有四个，而且现在没钱、将来也不会有遗产可以继承……一切现成！

马利娅 马努埃尔还年轻，你可想而知，会一应俱全的。

艾米莉娅 这马德里城的人要是知道，会把他从你们这儿掳走的。有待嫁闺女的母亲可是够烦心的！男人的价码大涨！在从前，一个多少有点儿姿色的姑娘，只要到一定的年岁，好歹总不愁会有对象。男女的价码相当。可是如今啊，就天差地别喽。当母亲的得向外国贷款才行。

马利娅 你想得倒真美！

艾米莉娅 那么，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你可订了皇家剧院的长期票了？

马利娅 没有。订那干啥？去年整个演出季节我们总共才去了三个晚上，瞎糟蹋钱。何塞·路易斯身体不好，没有情绪，也不愿意穿得衣冠楚楚的，对什么都厌烦……你是了解他那个人的。

艾米莉娅 对……不过，依我说，你们的日子也过得太苦了……

一年到头躲在这四堵墙里面。甚至连个客人都没有……

马利娅 一个人是能适应各种情况的，我就不习惯过多地玩呀闹的。这你很清楚，我娘家也一样。

艾米莉娅 你娘家，至少周末有人去喝茶聊天。那时候，经常打牌、喝巧克力饮料，还有咱们看上的小伙子。

马利娅 如今已成了咱们的丈夫。

艾米莉娅 你的丈夫是你看上的头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你总是那么刻板！我跟那个塞维利亚人好过一阵子，你还记得吧？要是真嫁给了他呀，可就有我的好瞧喽。他让自己那可怜的老婆过的可是什么日子啊！咱们俩都没有可以抱怨的。咱们的眼光不错。

马利娅 不幸的夫妻可见得多了。

艾米莉娅 真可怕……还有的表面上美满和谐，可是仔细一瞧……噢，好漂亮的耳坠啊！

马利娅 小叔子送的。

艾米莉娅 多光彩的珠子！哎，我说，有钱人……

马利娅 噢！他送给我好些稀罕东西……你有机会看的……（钟敲十一点。）

艾米莉娅 都十一点了，可是你丈夫却没回来！（门铃响起。）

马利娅 来啦。（摇铃。）

艾米莉娅 可真准时！（胡利安上。）

马利娅 （对胡利安。）您去看看马努埃尔少爷起来了没有，马上开饭。（胡利安下。对艾米莉娅。）在这儿吃吧？

艾米莉娅 不啦，我忙着呢。我要是不在，还不翻天哪！我是来请您去看戏的，今晚是首场演出，我们租了包厢。

马利娅 我不知道何塞·路易斯想不想去……我会通知你的。